澳洲俚語

新近訪澳洲，這處地方人所用的英語，有許多俗俚是與世上其他地方的英語，完全不相同的，所以到澳洲而不懂澳俚，會是很吃虧的一回事呢！

澳洲人很歡喜用到「老實說」這個口頭禪，使用的時候，却很少用其他地方人士亦會明白的如「HONESTLY」或「TRULY」這一類。

他們會用的，是一個在別處可能聞所未聞的「FAIR DINKUM」。

這一個名詞，有些時候亦會簡寫變成「SQUARE DINKOM」。但大致上說來，還是以用上一個例的居多，反正此詞中最重要的一個字，並不在前面的一個「FAIR」，而是後面的一個「DINKUM」。

目下在澳洲上演的一部實座開劇，名字就叫「BEER DINKOM」，當然也是上述例子的一個「變體稱呼」。

又如澳洲男性，叫一個女人，不是叫其他而是叫「SHEILA」。

本來「舒娜」是一個小姐的名字，但其中第一個字母的S，是英語用「大寫」的。

但既然廣泛的形容任何一個女人，則這個無意義的舒娜，第一個字母自然不可以用「大寫」，而改爲「小寫」了。

我很懷疑，在澳洲有沒有女人肯用「SHEILA」爲自己的專有名字。

客窗隨筆

歌芸●

看電視節目要忍耐廣告

上週末，我自外應酬罷歸來，候看亞洲排球賽的中國男排戰南朝鮮，五局中播了三局，會加選擇，迎合我們中個人口味而已！兩隊勢均力敵，十分精采。在現場比賽的前一天，南朝鮮力拚日本僅敗，此仗幟其全力；中國則以半勝台北，以氣力言，中國佔了便宜。南朝鮮又志在必勝，心理上的負担比中國重；其中有一球，那個白種評判員判錯而利于中國。中國在第四局扳平後，信心大增，南朝鮮則失常，以大比數負與。站在中國人立場，我當然歡喜，但很快他們在西班牙外圍賽中要重逢，仍是五五波。「港視」星期六夜播映，廣告極多，我也祇有「耐煩」，若是全無廣告，我能在螢幕上看到嗎？香港電視觀衆嫌廣告多，不知他們曾否與外國、外地比較過？移民往美國的前江南名報人陸小洛兄，以資深言，與徐鑄成差不多，兩人也是朋友。上月他到香港來後，會面時給我一本剛出版的美國全國電視節目表，我翻了下說是書上廣告多，他說：「在播映時也一樣呢！廣告少，節目會精采嗎？」我在一九五六年遊台灣時，該省目無電視；七七年在馬尼拉會畧看電視，廣告也多。

如果香港的螢幕上映五十年代的粵語舊片，我寧看若干小時，畫面與音樂、歌唱都好。執筆草此文前一小時半，那是星期日下午三時許，我候電話時發現螢幕上有粵語舊片，南紅還是少女，四分鐘中竟無一吋像樣呢！

海角吹噓

若雨

以分化對分化

八百年前岳飛指出「金人所以立劉豫」，目的在「以中國攻中國」。其實百幾年來資本主義列强對付中國，何嘗不是運用這個策畧？

當年日本侵華，就找了不少「劉豫」，如溥儀、殷汝耕、王揖唐、王克敏、梁鴻志、德穆楚克棟魯普，最後找到最大的「劉豫」——汪精衛。

當然，也祇有佔領了中國的地方，才能找到「劉豫」一類人，如果未把一些中國地方變成佔領區，找到「劉豫」方。

對付「以中國攻中國」之策，八百年前岳飛有號召「五路叛將」的對策。你雖然誘使某些人背叛祖國，我也可以爭取他們覺悟前非，棄暗投明。當然，「叛將」與「劉豫」有所分別。「劉豫」是死心塌地的漢奸，無可藥救；其他「叛將」則可以改過遷善。

所以，岳飛的策畧是：「以分化對分化」。據說，抗戰時期，這個策畧也曾用過，使不少僞軍起義，對抗戰勝利起了不少作用。

運用這項策畧，對兩類人必須分清楚。

飛鳥各投林

「日本日記」東京「銀座第一」。

各國阿伊斯卡代表，在總部監中野良子博士、東京總會會長中野大郎正志先生和主席中野利弘先生，并大會許多負責人先生女士擺別後，都到了東京最後的住處銀座第一「荷特路」。這酒店是豪華A級，有兩層羅比。入門大堂內左右兩部電樓梯，其寬廣與氣勢，不便拿東南亞任何大都會相比。

這兒有點小小插曲，拿總人數計，銀座第一恰巧少一間房（如不錯），初時我以爲自己人沒有人住新宿剛到的那間酒店？」我答應了。但到達第一配房間時，台北陳忽然尋我：「有朋友來接我去他家住，你住我的房。」於是我同能說北京話的漢城張會長同房。心情不安，只打過兩次電話。行程如電子鍵準確，她知道我的行止。今晚天寒，吵醒了她，告知房間的號碼，明早她來接我。

如果不因行李纏住，如果不參加派對，我可以到三鷹市同她見面，但這是不可能的。銀座第一的雙人大房價一萬三千，時折四百六港幣，是香港辦不到的。除匯少數代表留住二三日外，都在次日離去。

我尋到肯雅和唐斯頓的房中道別，十一天朝夕相共，從此相對離然。巴勞先生已去了國際機場，午夜二時班機飛關島再韓巴勞。（更正：九日——島再韓巴勞。）更正：「林」少一「百」字，係百四十二年。「林」字係百四十八年。

如是我聞隨筆

陸天叠

張先生國際學歸醫好，會作過鼻林部長，學有專長，因此也沒有官氣。我請他先入浴，我怕吵會他，拿了現錢下到大廳，比去打電話，時已十一點過十分。我至現在止，十一天來這「時朝」，「時朝」，同此更正。

醒目詩詞

生查子

豹翰牛近況

阿牛近少言，未必頓開胃。
假鬼子開腔，攻勢更凌厲。
彼則在旁觀，暗笑得其米。
巨猜萬老奸，最善工心計。

港澳物語

阿八

馬與波

不和許波士談波經久矣，這天在兩華會餐廳碰到他，許波士頗多感慨，他道：「今季足球賽觀衆，有如王小二過年，一年不如一年，想不到愚降不降的兩華會，竟是最多觀衆的一支球隊。」他說着，不住地嘆息。降班球隊比其他巨型班霸還吐座，是兩華會值得驕呢？還是其他巨型班應該感到羞慚呢？這其間，說明了一個什麼問題？我亞八認爲，這不是兩華「一世狗運」，而是兩華會有華衆基礎。兩華固然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的體育會，而更重要的是，它和華衆有廣泛聯繫，它擁有許多許多會員，這便成爲它的「擁護」。其他球會在這方面，簡直不能望其背項。近年精工搞個球迷俱樂部之類的組織，也聯繫了此，它的基礎，也漸漸建立，所以，它也屬於「次多」觀衆的一支球隊。若干球會年年花大錢，却搞不出個名堂，甚至鳥龍百出，這是令人擾腕的啦！

近年足球日走下坡，明顯地是馬會搶去了大量觀衆。今季廿四天賽馬，投注額已達五十億，估計全季會創百五億紀錄哩！

話說

電視粵劇

「歡樂滿東華」播映的第一個粵劇節目，是馮寶寶、劉德華合演的「西施」。兩位是電視藝員，演大戲是玩票性質，不能苛求。馮寶寶有多年拍片經驗，對粵劇也不致太陌生，可是在這個戲裡唱做都受到限制。大致上說，她做比唱好，出人意表的是劉德華，那張掛鬍的孩兒臉雖然稚嫩一點，却唱得出奇的好，喉底醇厚，悅耳動聽。

「西施」這個戲肯定受電視觀衆歡迎，藝員年輕貌美，演得投入。他們演的是電視粵劇，易爲電視觀衆所接受。

接着，看到女姐獨自唱做的「思凡」。「思凡」才是舞台粵劇。粵劇是的小尼姑。然而粵劇迷看認女姐的香港產品而已。這裡把它「一分爲二」，除形式有別之外，另一個意思是：電視粵劇搬到舞台上演，效果不佳；而舞台粵劇以電視形式播出行後一點的花旦也不敢碰它。這不是一個講小尼姑春心動矣的戲。思凡雖有寫小尼姑動凡心的一面，但主要是寫她打破和尚解除束縛。演員把握不住，不易接受的，他們會覺得舞台動作跨張，而女姐也不像「年方二八」的小尼姑。然而粵劇以舞台藝術形式有別之外，另一個意思是：電視粵劇搬到舞台上演，效果不佳；而舞台粵劇以電視形式播出行後一點的花旦也不敢碰它。這不是一個講小尼姑春心動矣的戲。思凡雖有寫小尼姑動凡心的一面，但主要是寫她打破和尚解除束縛。演員把握不住，不易接受的，他們會覺得舞台動作跨張，而女姐也不像「年方二八」的小尼姑。然而粵劇迷看認女姐的香港產品而已。這裡把它「一分爲二」，除